

翘角飞檐、白墙灰瓦、天井院落……一座座老屋犹如慈祥的老人,怀抱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蚀刻下五彩斑斓的记忆,留着祖祖辈辈的故事,寄托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如今修复后的老屋,有了孩童嬉戏,有了烟火气,有了社会关注,重新焕发了生机……

拯救老屋乡愁有归处

“小时候,老屋人丁兴旺,曾住着120多户人家。哪里是新开的门、新开的窗,哪里增加了隔间,哪年老屋进行了整修。”潜山市龙潭乡万洞村村民杨天宇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杨家老屋昔日的模样。

在迷宫一样的老屋里,他清楚地知道哪些房间属于哪些人,清楚地记得以前的屠宰场、酿酒作坊、厕所“一条街”、绣楼、祭祀、土地庙、菜园子的具体位置,甚至记得哪个位置有什么样的树木……

时光荏苒,但等待老屋的却是繁华不再,那些当年的热闹场景都被“老屋人”打包带去了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留给老屋的只是多处房屋倒塌,几片落寞的身影。时至今日,老屋现在还居住着6位老人,71岁杨天宇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子女常年在外打工,早已在城里安了新家,但他始终割舍不下对老屋的感情,依然住在老屋,守护着老屋。

杨家老屋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年(1532年),它静卧在天柱山后山的一片竹海中。也许是路远地偏的缘故吧,它受现代文明侵扰较小,依然保持着一袭静谧幽然的古香古色。

老屋复活,乡愁复苏。2017年,潜山与绩溪县、歙县一同被列为我省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县。同年8月,潜山市发起了古村落保护和拯救老屋行动,几近消亡的老屋迎来了“复活”的新机遇。

“原来一直害怕老屋什么时候倒了,现在政府很重视,派专家来这里搞保护规划。”杨天宇说。

杨老说的专家,就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班人。原来,为了探索古民居保护的新路径,潜山市把万洞村作为试点,聘请中规院对这里的古村落进行保护规划设计,潜山市也投入了600万元,作为万洞村古村落保护项目资金。

与绩溪、歙县传统古村落、古建筑分布比较集中不同,潜山传统建筑大多散落在各处,古建筑保护难度大。如果不被有计划地保护,结局要么是自生自灭,要么被翻新重建后面目全非。为此,该市出台了加强传统建筑保护利用发展工作方案,对编制保护发展规划、开展建筑保护维修、加强建筑风貌管控、利用传统建筑资源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对普查出的300多处传统建筑以及200多处古桥、石刻等历史环境要素进行分类,并对当地的传统建筑实现挂牌保护。

刘琳是中规院派驻万洞村的工作人员。她告诉记者:“老屋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要‘修旧如旧’。”在她看来,古村落保护在留住“乡愁”的同时,一定要有产业依托,强化“造血”功能,要让老百姓受益,否则难以继。万洞村的做法是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规划范围内的

老屋、土地流转合作社进行整体运营,房屋、土地租金可以入股,参与合作社收益分红。

据刘琳介绍,合作社还将生态农业结合起来,通过从天柱山引流,发展旅游休闲产业。通过规划引领,将资金、人才、房屋、土地等因素有效集合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整体运营,发挥平台优势,实现“造血”功能,以产业培育反哺古建筑保护、反哺传统村落生存。

修复后的老屋,有了孩童嬉戏,有了烟火气,有了社会关注,重新焕发了生机。拯救老屋,留住了日渐消失的古村落,更是留住人们内心深处的故乡。留住历史,留住记忆,留住乡愁,才是老旧建筑的价值所在。

记者 方文

文化广角

爷爷的乡愁

邢淑仪 文/图

2014年3月,为了编辑出版《海子诗选》,我终于与眷念多年的故乡重逢,见到了我爷爷和他的先辈居住的安庆,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爷爷终生难泯的乡愁。

爷爷是著名的语音学家邢公畹(庆兰),出生于安庆。据爷爷的档案载,他的祖上是桐城派文人孟贞公后裔。老家原藏有孟贞公遗著《石臼集》《唐风定诗文》雕版,族中曾谋划再版,后来却不知下落。爷爷的父亲讳景藩,字屏周,是个对旧社会、反动政府一肚子怨气的小职员。据说是在安庆一个小机关作司书,虽能书善画,但他今天骂官僚太腐败,明天骂警察收税太苛刻,自然在“官场”混不下去,终于失业,只好靠出租祖上留下的几间瓦房度日。那老屋在安庆城东北,爷爷对此有过描述——

我家住在城东北区,在双莲寺和铁佛庵之间,宋代属于阜民坊。双莲寺修建于南宋,有殿有塔。塔毁于明朝正德年间,殿毁于清朝咸丰年间。我只能见到遗址和一个当年生长双莲的旧池塘。铁佛庵修建于明朝崇祯年间。殿宇宏宽,花木清幽,是我常去的地方。庙里有钟有鼓,对立于庙的两廊,都很大;钟比寒山寺的还要大一些。庙里的和尚每天于半夜撞钟,其声汪汪,常常使我失眠;而这个钟声从明朝末年敲响起,一直响到我幼年的时代。

爷爷回忆说,那时候他的父亲心情不好,全家总是在阴沉中度日。吃饭就要花钱,虽然每日的菜除了豆腐就是白菜,若是又有豆腐又有白菜,他老人家便要吼:乖个龙地喂,把个家都拈光,过么斯日子!日子虽然艰难,但他对在安庆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依旧充满了眷念和淡淡的忧伤。他在文字中多次深情地提及难以忘怀的故乡。特别是他以安庆为背景创作的许多散文、小说,如今被文学研究者挖掘出来,并加以研究。他的这些作品充满乡土气息,真实细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反映了作者难能可贵的思想境界和高超的文学创作水平。

爷爷的小说处女作《童年回忆》于1935年发表在上海生活书店主办的《太白》杂志上。那也是爷爷小时候在安庆生活的真实感受,被他在安大的业师许杰称为“颇有鲁迅笔锋”。这篇小说是由陈望道先生(教育家、语言学家,《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亲手携至上海发表。

爷爷日记中有许多记载安庆的文字,后来都被他集中写进散文《江城》中。可惜,我没有找到,也不清楚《江城》是何时发表于何处。有幸日记中留有



著名语音学家邢公畹

残稿片段,可以让我们一窥旧安庆面貌——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南门正对长江,夏季水涨,江水间或入城,城外的河街和城脚的人家,都纷纷搭跳板,这时的江水方才有奔腾澎湃的气势。除去这样的时候,江面就显得狭仄,每当风和日暖,对岸沙洲、田野、树木、人家,皆历历在目,因为这城市正当长江中游地方。既不能像近发源地能使人有“此去长风万里”的意趣,又不能像入海处之有烟波浩渺的壮观。朝北望,也有山,淡淡的,这城市大路用花岗石铺,院户人以青石板铺,除此以外就满地石子瓦片和爬上去爬下的坡。

几笔青翠,是大别山的尾巴,早已没有气势了。不知从哪一朝起,这地方端端正正地建下了一个城,城内大街小巷,人烟稠密,做官做府的、挑篾扛轿的、做买卖的、拆字算命的、打拳卖艺的,尼姑、牙婆、娼母、道士,变把戏的猴子,咬破衣的狗,关住春官画的西洋镜担子,担子主人拿了一根小竹竿,指点着高声吟哦着:

“喂:要看的看勒喂;三个铜子儿看他妈十八张勒喂!”

(你看哩的看勒喂!你看三个大闺女脱了裤子吃啥抢勒喂!)

(摘自《南旋北上日记》1946年1月7日)

这是我所不了解的安庆故事。正如爷爷所说,“通过幼年对故乡的观察与记省,我认识了生长我、哺育我的祖国。尽管我也看到许多丑恶的现象,那是祖国文化中的渣滓,无损于我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提起故乡,我难免有与爷爷同样的淡淡的乡愁。但是,更多的正能量汨汨于心。爷爷的那些在安庆的父老乡亲,他们挣扎、反抗、斗争,像身为地下党的挚友张肇科(后任内蒙古大学中文系主任)、张先畴(曾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等兄弟,与爷爷一起办杂志、建社团,投身社会运动,像支持爷爷读书学习教育救国的叶家表兄弟(爷爷的母亲名叶福田,叶家在安庆也有一支裔脉,如爷爷的表兄叶子静曾任安大教师),他们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否借此机会通过联系到在徽的亲友?



阅读推广在行动

10月16日下午,以“幸福点灯人”为主题的读书汇报会在迎江区举办,活动以绘本课、童书讲述、读书交流以及班级阅读实践活动等方式,面向全区60多名小学语文教师进行了展示,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该区“教研活动必阅读”目标落地,激发更多教师提升阅读课程意识,自愿担任全民阅读推广人的角色。

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方迪 摄

九姑是一种情怀

“九姑”两个字,听起来像是对人的一种亲切称呼,但在宿松县,它是一个地理名称,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凝聚着人们的家乡情怀。

从行政区划沿革上看,“九姑”的发展历史只有79年,但早在清代就诞生了这个地名。

1940年之前,在全县行政区划中,还没有“九姑”这个名字,直到民国政府将联保制改为区镇乡保甲制之后,才在当地行政区划的版图上出现“九姑区”名字。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继续保留了九姑区行政区划。

1992年3月,全县落实“撤区并乡”政策,九姑区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以前由九姑区管辖的4个乡,撤并成九姑、千岭两个乡。九姑区从设立到撤销,历经52年。期间,经过了16次行政区划调整,先后被改为“区公所”、“革命委员会”等名称,管辖的乡先后被改为“乡人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乡人民政府”等名称。

而关于“九姑”地名的来历,在宿松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清朝雍正年间,在今九姑乡一个叫杨茂岭的地方,有位姓余的老人,一共生育了十个儿女,排行第九的是个女儿,人称“九姑娘”。九姑娘身体瘦弱,说是“红砂日”出生的。古时,人们迷信这个日子出生之女不吉。为此,九姑娘的父母非常忧虑,总想给她谋个生计。于是,在一座山岭的路边,搭建茶棚卖茶。九姑娘心肠好,不管是穷人、富人上门喝茶,都一样对待,生意十分红火。据说,后来九姑区茶馆之多,喝茶之盛都跟九姑娘有关。一

日,九姑娘去洲地走亲,返程路经千岭时,突发急病而亡,当地居民找一空地将她安葬。当地居民捐资募款,在九姑娘墓地建庙,名为“九姑庙”。九姑娘被称之为“九姑娘娘娘”。此后,九姑岭因“九姑娘娘娘”而得名,而“九姑区”又取自九姑岭之名。

九姑,是文化之乡,有杜溪古桥、石良墓及御碑亭。

杜溪古桥,坐落在九姑乡杜溪村境内杜溪河上,是座石拱桥。据1921年版《宿松县志》记载,该桥始建于明朝弘治己未年(1499年),清朝康熙壬戌年,宿松知县朱卷重建,由700余块方形条石铺砌而成,虽经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和洪水冲击,仍然屹立在杜溪河上。古代,该桥处在由县城通往许岭、下仓乃至望江、彭泽的必经之路上,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清初大文学家、翰林院编修朱书与该河和桥结下不解之缘,他以“杜溪”为名著有《杜溪文集》《杜溪诗集》等,曾作下脍炙人口的《杜溪吟》“两岸花燃野,一溪柳钓烟。”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在朱书笔下,杜溪桥可谓美不胜收。

有着“田园宰相”之称的石良,九姑乡杜溪村人。元末农民起义,他率兵赴江归顺朱元璋,被授为统兵元帅,镇守宿松。后率大军进攻湖广,战功卓著,洪武二年(1369年)被太祖敕封为武德将军英武卫管军正千户,充任指挥,镇守亳州。洪武十年,被封为武节将军。洪武十八年,告退回乡,被明太祖封赏建造宰相府,后建造了一座一进九重的官厅,“石宰相屋”的名称由此而生。1394年,石良病逝家中,享年74岁,葬于杜溪,墓后

建有告敕碑亭,斑斑教文记下他英勇果敢、保境安民,为大明王朝的建立做出的不朽功勋。1983年,石良墓被县政府列入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初,该县有关部门对御碑亭进行了修缮,使其面貌一新。至今,这里的人们仍把石良当年居住的村庄叫“石宰相屋”。

九姑乡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东临一望无际的大官湖,西倚俊俏挺拔的凿山,是闻名该县的生态之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凭借大官湖优质的渔业资源,以及凿山丰富的石灰石资源,朴实、勤劳的九姑乡人民,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迈着坚定的步伐,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一路高歌、一路奋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姑乡沿湖村庄,几乎家家都有小木船,家家都以捕鱼为生;渔业发展比较好的家庭,经常驾着帆船沿湖而上,去百里之遥的龙麟湖捕鱼。而居住在凿山一带的居民,则大力发展采石业。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开设在凿山脚下公路两边的石料加工厂最多时发展到100多家,从早到晚,轰鸣的机器声不绝于耳。

九姑曾是闻名皖西南地区的“鞭炮之乡”,居住在九姑岭一带的数百户居民,几乎家家都生产鞭炮。许多外地人是通过鞭炮才了解九姑的。

从九姑区到九姑公社,再到九姑乡,“九姑”紧跟着新中国的发展脚步而成长。70多年来,不管管辖的区域怎么改变,但始终改变不了它引领广大干部群众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而如今的九姑乡,处处洋溢着新时代的发展气息。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基础

设施建设上台阶,公共服务配套日益完善,到处都是清一色的楼房,不少村民还在县城或外地买了房子;到处都有农业产业发展基地,产业化、规模化种养模式让农民摆脱了落后生产方式。

回首过去,曾为全县“八区”之一的九姑区,已撤销17年了,而坐落在千岭乡境内的九姑粮站、九姑供销社、九姑邮政局等单位仍保留着当年的名称。这是对历史最好的一种记录,也让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根植在一代又一代人们心中。

国庆前夕,跟朋友在外地旅游时,遇见一位老乡,他问我家在宿松哪里,当说出家在九姑乡时,他用一种非常自豪的语气对我说:“我也是九姑人!”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以前我住的地方归九姑区管,现在划归千岭乡了。”

老乡还说,像他一样,长期在外地创业的九姑人,不管离家多远,心里都时刻装着家乡,家乡永远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从老乡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九姑”的一种无法忘却、无法割舍的情怀,“九姑”是他的根,是他永远的乡愁。可以说,在他心中,“九姑”这个名字已超出行政区划的概念范畴了,它俨然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斩不断、割不掉。

通讯员 孙春旺

